

巴西近代史

(1889—1964年)

〔巴西〕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巴 西 近 代 史

下 册

(1902—1964年)

〔巴 西〕 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 译 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75年·沈阳

第十四章

172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
(1902—1906年)

圣保罗人第三次主持政府——提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为候选人的经济意义——经济状况与国家的干预——公共工程——里约热内卢的社会环境——里约热内卢的改造——卫生运动——奥斯瓦尔多·克鲁斯——防治黄热病和天花的斗争——街头骚乱——国内的骚动——里约的“文明化”——国民所受到的激励

提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来接替坎波斯·萨莱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在政客当中所赢得的信任和其所担任的圣保罗州州长这一职务,几乎使得他的名字会自动地浮现于人们的心目之

中。副总统罗莎一席尔瓦曾经反对过坎波斯·萨莱斯。在他领导下的政客们，又掀起了一个反对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运动，更确切些说，是反对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有可能成为官方的候选人。不过这个运动是短命的。早期的共和党人、当时任里约热内卢州长的金蒂诺·博卡尤瓦也被提名了，但是投票赞成他的只是他所属的那一个州，他把该州说成是一个已经破产的公司，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破产公司的管理人。伯南布哥州和马腊尼昂州的当权人物的反对活动是有限度的，只提名巴拉州的政客儒斯托·谢尔蒙特为候选人，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西尔维亚诺·布兰当竞选副总统。

这样一来，圣保罗人便连续三次被提到共和国的最高职位。然而，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却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莱斯这两个人不同，他并不是一个早期的共和党人，相反，他曾经进身为官，效忠帝政。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1848年生于圣保罗州北部的瓜腊廷吉塔；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時候，就以勤勉和才智过人而闻名了。若阿金·纳布科

说，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每年都得头奖。^①他在圣保罗法律学院时，也十分超群出众，在那里，他编辑过各种小型政治刊物，并曾一度编辑保守党的报纸。他加入政党以后，就立即放弃法律生涯，¹⁷³而从事政治活动了。

1872年，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任省议员时，因他的教育观点而出了名，他坚决主张，教育既应该免费，又应该强迫，这在当时，多少是一种革命的思想。1887年，他作为下院议员，被科特吉佩男爵的保守内阁任命为圣保罗省省长。当时，废奴问题正在激荡着全省，并分裂着保守党的成员。内阁企图阻止奴隶解放的浪潮，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作为内阁的代表，对一些在他看来似属过分的废奴主义政治示威活动，进行了镇压。这样一来，他被贴上了一个蓄奴主义者的标签。他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信念，认为废奴主义者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是有必要让国民经济对使用自由劳动有所准备，也有必要加速吸引欧洲的佃农。

当科特吉佩内阁被若奥·阿尔弗雷多内阁所

^① 在佩德罗二世学院〔位于里约〕时，他们是同学。纳布科在他的自传《我的成长》里，提到了这种奖赏。——原著者

取代的时候，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辞去圣保罗省长的职务，回到了议会。他投票支持5月13日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不久之后，他参加了国会举行的、关于废止奴隶劳动所产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伊莎贝尔公主摄政时，曾赐予他顾问头衔，这个头衔将永远附加在他的名字上。

当自由党人奥罗·普雷托内阁开始执政时，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所属的保守党议院解散了。他没有再度当选。于是，在共和国诞生时，他就已经下野。他和大多数君主主义者一样，认为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与之斗争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决定放弃公务生活，一心一意地去经营他的咖啡种植园。可是，他最终还是和其他著名的君主主义者一道，同意参加了共和国的制宪会议。他在制宪会议中，表现得极其慎重、温和和镇静。

在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执政时，他任财政部长。“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的灾难过去以后，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负责共和国的财政，他企图恢复传统的慎重政策：节省公共开支；将银行发行国有化；压缩不兑换纸币的数量。当他没有得到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全心全意的支持时，他便辞去职务；

他原来就认为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接替德奥多罗是违反宪法的。嗣后，他被选入参议院。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对所有的人都怀疑，而且无意尊重别人，但他却好象还是尊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执政时，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再一次出任财政部长，直至曼努埃尔·维托里诺临时担任总统职务，他才被贝纳迪诺·德·坎波斯所代替。¹⁷⁴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是当时最好的政治统治者的一个典型，他谨慎、沉着、磊落、诚恳，注重事实甚于理论，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党派或私人政治之上。急进的共和党人大概从来也没有宽恕他那个君主主义者的出身，但是那些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使巴西恢复秩序与安宁的大多数人，却都十分倚重他的常识和执政经验。他既没有普鲁登特·德·莫赖斯那种极端超然的态度，也没有坎波斯·萨莱斯那种对教条的热爱。

1900年，他被选为圣保罗州州长。他尽力限制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与坎波斯·萨莱斯之间的纷争在他本州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他改造了公益事业。可以看出，他对地方经济问题有清晰的理

解。这位圣保罗州州长、从前帝国时期的顾问，已经爬上通往总统宝座这架梯子的倒数第二级。现在，新政体似乎感觉到它自己已经十分强大，可以在传统的共和主义者之外，接受其他人的帮助了。不过，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取得候选资格的重要性，却主要是在经济方面。

从里约热内卢州的帕拉伊巴流域，向圣保罗高原移植咖啡的工作，当时业已完成。巴西的出口总值，在二十世纪初，估计为70万千度。在出口物资中，三分之二是咖啡，而绝大部分来自圣保罗州。因此，巴西的经济是靠着该州肥沃的红土壤来维持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凭着它人口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在资助国家方面，是巴西另一个能与圣保罗媲美的州，它也和咖啡工业有着密切的关联。

确切地说，第一王朝和摄政时期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那时，巴西正在初步进行自由主义的实验。第二王朝是在蔗糖周期结束后开始的，因此，它主要是得到了里约热内卢的种植园主、维护奴隶制的大亨和帕拉伊巴流域的极端保守分子们的支持。在第二王朝的临终阶段，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再也不能忽视了，该王朝就象奥利维拉·维

亚纳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便求助于北方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的政治家了；这些北方人较南方人更容易被拢络收买，而且他们也不大受那种依靠奴隶劳动的经济的约束。

和帝国一样，共和国是在一帮缺乏公务经验的文人们所制造的那种侈谈理论、想入非非的气氛中开创的。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和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代表了军方势力，当时，也许只有这股¹⁷⁵势力才能够维护新政体。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莱斯当选为总统，并不反映联邦内部经济最强大的州对政治霸权所抱的渴望，而只是表明了这两个组织者的个人事业所达到的自然发展阶段，在他们所属的地区里，最大的党派组织已经受到了共和主义理想的鼓舞。

然而，第三个圣保罗政客成为总统的原因就截然不同了。共和国正从学理阶段走向建设阶段，即从建立制度走向发展经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已恢复了国内秩序。坎波斯·萨莱斯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已结束了“恩西利亚门托”时期那种有勇无谋的金融冒险，整顿了国库，恢复了公共信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是作为新政策的象征

而就任总统的，尽管他或者当时的其他领导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巴西人已经十分厌烦党派斗争、国会的巧辩和街头的骚乱，并且已被横征暴敛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希望这个谨慎的人是一个稳健的执政者，能够胜任愉快地治理他们。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挑选了一些最称职和最有公务经验的人来充实他的内阁。J·J·塞亚布拉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具有独特的非军事经历的陆军上校劳罗·穆莱尔任运输和公共工程部长。在制宪会议中，曾以极端的联邦主义观点和对财政问题的偏执态度而闻名的莱奥波尔多·德·布良斯，被选拔为财政部的首脑。保罗·阿尔戈洛元帅和儒利奥·德·诺罗尼亚海军上将分别担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里奥·布兰科男爵主管外交部，他早就因为米西奥内斯和阿马帕两次外交上的巨大胜利，而大大出名了。

所谓的大州，在内阁中都没有代表。新总统抛开区域性的政治（它后来就几乎不再作为选择内阁成员的标准），而选用了他认为最有才干的人做助手，让他们在他的总纲领的范围之内自由行动。据传他说过这样的话：“除了我不希望他们做的事

情以外，我的部长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在他就任圣保罗州州长时向圣保罗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他曾经概述的是相当于一份全国的施政纲领。在由当选总统宣读政府纲领（通常都有点含糊其词，而且是与人无伤的）的例行宴会上，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把他先前曾经阐明过、而且将要在向他向1903年立法会议发表的就任演说¹⁷⁶中再次加以阐明的思想，做了一番简略的叙述。在政治方面，他不赞成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圣保罗政客们关于修改宪法的要求，因为1891年的宪法体制，已经给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可是，他坚持要通过民法法典，并坚持要实行能够确保选举活动更加公正诚实的新法规。

虽然他建议继续执行前届政府的财政政策，可是他也注意到国民经济需要复兴。巴西需要装备港口，发展国内交通，并从首都入手，改善大城市的卫生状况。尽管他对经济自由主义有长期的偏爱，但他仍然认为，象巴西这样贫穷而年轻的国家，不能节省对各州的补助。单独一个州的主动精神，太不可靠，也过于怯弱，不足以促进自身的发

展。搞好里约的清洁卫生并使之现代化,应是一切建设政策的起点。

一般说来,巴西人不轻易听信即将上台的政客们所作的诺言。可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所许诺的愿,却给他们留下了真诚的印象。他没有说什么废话,就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政客们只希望更加靠近政府。而国会因为要在新总统的主持下重新进行选举,所以也不想打扰他。

在坎波斯·萨莱斯当政的四年中,联邦的财政已整顿就绪。巴西的信誉,已在欧洲的金融市场上恢复起来,这就给求借大笔外债提供了方便。因此,1902年10月,甚至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就职之前,就通过了一项法律,核准发行黄金或纸币债券,用以改善共和国的港口,而拨给每个港口的金额,应使该港口预计可能征收的费用,足以抵补其应摊利息和分期还本的份额。1903年5月,签订了一笔850万英镑的贷款合同,贷款按五厘行息,打九折支付,作为担保的是,对全部进口物资所应缴的2%的特别税(以黄金缴纳)和各港口码头的其它收入,享有最先的要求权。

同时,政府也发行了国内公债券,用以收回各

种港口和铁路的特许权。里约热内卢的港口工程包给了比卡利奥工程师。这标志着新的建设政策的开始。这项新工程要求铺设一条穿过该城市中心的宽马路〔今天的里奥·布兰科马路〕。为此目的，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保罗·德·弗隆廷工程师领导，他办事的非凡才能，在君主制度的最后数年间，便已经被他给该城建立供水系统的非凡成就所证明了。联邦区的长官着手执行了一项城市更新的计划，由另一个能力非凡的工程师佩雷拉·帕索斯负责指导。

在共和国发表成立宣言时的首都，是一个广大的很土气的城镇。它位于群山与海滨之间，极富自然之美，但是没人经管而破烂不堪。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好象是一群群摒弃了物质生活享受的人所聚居的庞大临时营地。街道狭窄，广场小得可怜，很少有什么树木或花园，零落颓败的建筑，也是非常粗鄙、俗气而形状可笑；那种传统的宽敞而坚实的殖民地式房屋已经不见了。城里唯一的一条铺砌得很糟糕的中央大马路——奥维多尔路，是当地政治名流日常聚会的地点；沿街之上，商人、官僚与冒险家、妓女摩肩接踵，往来不绝。当

时的里约，和曾被佩德罗一世定为帝都的那个丑陋而肮脏的城镇，并没有多大的不同。第二王朝对安逸和风雅毫无兴趣，所以，对于里约热内卢古老而庄严的市容，已经安之若素，而它也和巴西以及世界其它各地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第二王朝看不见，它那些身着大礼服、头戴大礼帽的臣民，在大街上那种往往不大文雅的场面里出现，是多么的不协调！

旧的乡土风俗仍旧很盛行。英国人首先在欧洲建立的当时正向其它各国传播的那种新的卫生习惯、家庭的舒适设备和户外生活，在里约尚不为人所知。里约热内卢人在简陋的房子里过活，对命运漠不关心或者任其摆布；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来年狂欢节的筹划，或者是使全体居民入迷的彩票和“若果·达彼科”。^① 男人还是穿着素净的正

① 仍然流行于巴西的一种不合法但很普遍的赌博游戏。它是以官方彩票的中奖号码为基础而进行的。奖金分配方法与起源于哈雷姆（纽约的黑人区——中译者）的号码游戏相似。这种游戏叫做“若果·达彼科”（即动物游戏之意），因为中奖号码的最后两个数字，规定要与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二十五种不同动物的号码之一相符。这样，一个人把赌注押在一种动物上，一百次之中就有四次中奖的机会。中奖的动物是靠做梦、预感或联想来预测的。——英译者

式礼服，而妇女则几乎打扮得和阿拉伯女人一样。

最流行的娱乐方式是到小戏院和音乐厅去。“利里科剧场”在冬季开放，由意大利歌剧团和法国喜剧团演出。“恩西利亚门托”时期，中断了从阿根廷进口驾车用的好马。大多数戏迷要乘骡子拉¹⁷⁸的街车或新式的“邦德”^①电车去戏院，在“邦德”车的长椅上，铺着白布，以保护乘客们的奇装异服。弗卢米南斯夜总会及其附近的俱乐部，偶尔举办舞会。在私人家庭里，举行跳舞晚会是常有的事。

放荡不羁的文学团体，在熟菜馆和咖啡馆里，一边大喝开胃酒，一边讨论文学和政治，说一些双关语的俏皮话，这是当时的一种最通俗的智力活动形式。《商业日报》仍保持着它的威望；其它空谈理论的报纸也极为活跃。《纪事报》却更为活跃，更有文学气味，更富于讽刺性，并且提供了最好的新闻报道。巴西文学院也建立起来，完全效法着法国的榜样。

① 一家加拿大公司出售债券经营一种新式电车，这种新式电车便由“债券”(bonds)一词的谐音而得名，叫做“邦德”(bondes)。——英译者

文艺思潮仍旧和帝国时期一样。西尔维奥·罗梅罗这位托比亚斯·巴雷托的热心辩护士、“累西腓派”哲学的创始人，著有别具一格的《巴西文学史》。马查多·德·阿西斯不受任何学派的束缚，写出了他晚年的代表著作，这些作品均带有他周围的那种消极哲学的极端悲观主义色彩。虽然如此，他的最后几部作品，尤其是他在妻子死后所写的那些作品，却流露出温柔的情调，对于这一点，他恐怕不会没有察觉。他具有内向的性格，容易愤愤不平，令人不可捉摸，他是文学院的终身院长，而且无可争议地，也是巴西文学的大师。奥拉沃·比拉克、赖蒙多·克雷亚和阿尔贝托·德·奥利维拉等人擅长高蹈派的诗歌。阿卢伊济奥·德·阿泽维多是左拉现实主义的最著名的追随者。劳尔·庞佩亚是狂热的弗洛里亚诺分子，著有《雅典圣堂》(Ateneu)一书，其中暴露出他那种冷酷无情的、几乎是病态的性格。第一批象征主义者出场了，不过并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埃萨·德·克罗斯是葡萄牙文学上不容分辩的宠儿、优雅和讽刺的典范，他那生动的文体和活泼的语言，似将赋予葡萄牙语以新的表现形式。

那些较知名的作家和政论家，为了避免第二王朝作家们的语法错误，尽力墨守葡萄牙语的古典规范，而达到了行之过分的程度。他们认为，正确地掌握代词、词形变化、法国语风和正确的缀字法，乃是头等重要的问题。鲁伊·巴尔博扎，就他那洗练文字的爱好的、妙语如珠的长句和修饰古朴的短语而论，可称是大作家的杰出典范，而且他是对纯正语言的重新提炼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很象西塞罗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¹⁷⁹

国会中的政客们，正在逐步摒弃那种为帝国政治家所易于接受的英国方式，而开始仿效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榜样。甘必大是急进共和主义者的象征。基佐和梯也尔尚未失去他们的崇高声望。泰恩和勒南的决定论，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开始超过了康德和斯宾塞的理论。鲁伊·巴尔博扎已唤起人们对美国公法的兴趣，这对于1891年巴西宪法的解释者、立法者、法律学家和政府官员来说，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1897年，若阿金·纳布科·德·阿劳若发表了论第二王朝政治演变的巨作《帝国的政治家》。